



## 大地橙香

## 烟火老街

李 晓

冬日清晨，黛青色远山浮起一层朦胧霜意，绿海荡漾处的橙林里，金黄的橙子正翻山越岭涌向村庄最高峰，那里叫猫儿寨。这是一年之中，大地上又一次收获的季节，在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天光雨露的浸润下，橙子们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黄。

春天，橙林里的橙花白花地开了，浓郁花香在村子上空流动。有天半夜，村里的黎大哥在橙花香中醒来，夜气尚凉，他披衣起床，走到门前橙林里深呼吸后，对着夜色沉沉里那棵身子佝偻的古橙树情不自禁鞠了一躬。

那是一棵已迈入160多岁高龄、身子瘦弱下去的古橙树。古树的身世在村里流传至今，它也是黎大哥家谱里的一部分，融入黎家先人的血脉基因里。

在那棵古橙树前，有村人郑重立下石碑，详细记述关于它的传说。那年，一个从事郎中的黎家先人，在一次行医路上，经过一个叫“李家湾”的田间，看见一只麻雀嘴里叼着一件黑乎乎的东西停栖于树上，麻雀受到惊吓，“呀”地一声丢掉嘴里东西飞去。黎郎中当时并未介意。几年后，此地长出一棵枝干粗壮、枝叶繁茂的树，开花结果，那果子颜色金

黄、果肉细嫩甜香，黎郎中和乡民们把这棵树命名为“锦橙树”，它成了这个村子里橙树们的老祖宗。老祖宗“劳苦功高”，从它的身上，又繁衍出小橙苗，一棵棵落地生根，壮大成上万亩的橙乡。

那年初冬，我第一次去黎大哥的家，第一次拜见这棵古树，曾经苍劲的树干，已在沧桑岁月中被掏空得干瘪，只剩下一层褐色老树皮颤颤撑起。而老树干的另一面，还保持青翠之色，上面萌发出油亮枝叶，呈现出一个老翁鹤发童颜的面容。这是时间赋予一棵古树的顽强姿态。

一棵古树，成了黎大哥和乡民们心里的“思乡树”。而今每逢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从村里散落四方的乡人，团聚在这棵古树前，乡音未改中聊聊家常，让袅袅乡愁顺着古树根脉找到那条回家的乡路。

今年冬季的一天，我来到黎大哥家。他走到树前，从挂满沉甸甸果实的枝丫上摘下一个橙子递给我。我剥开皮，把果肉送入嘴里，顿时满口微酸甜润的果汁。黎大哥喜滋滋地告诉我，现在村子里开办了橙子加工厂，产品通过工厂和村里后生们主办的电商平台，走向全国各地，还走出了国门。黎大哥家院子旁的文化墙上有一幅图画让人过目不忘：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把吸管伸

向橙子，吮吸甜滋滋的橙汁。黎大哥笑着告诉我，图画中的孩子是他3岁的小外孙，在广州定居的女儿女婿，今年秋天带着孩子回家，一个回村里开办民宿的美术系大学生，以小男孩为原型，设计了这幅图。

下午，黎大哥陪同我穿行在村里的橙林橘海中。在一个崖壁前的石洞里，我驻足而望。黎大哥告诉我，那是村里先人们曾经储藏橙子橘子的地窖，现已成为历史。洞口如眼，它默默洞悉着一个村庄的秘密。返回路上，黎大哥说，一百多年前，他的祖辈们用筐装满橙子，顺着蜿蜒的茶马古道在崇山峻岭中穿行，送到县城去叫卖，一个大的橙子，可以卖上一个铜板。当年村里先人们就是用这些汗迹斑斑的铜板，艰辛支撑着一个家的运转。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恍惚中，天幕中飘来一个声音，我一睁眼，感觉这天籁之音好熟悉。噢，是宋朝的苏东坡，他腾云驾雾来到这村子，要与我在橙黄橘绿的果香中夜饮一场么？



秋色绚烂

朱巨滨 摄

周桂龙

来自故乡的芭蕾在云朵上  
带着秋日的温度  
晕染每一片银杏的叶子  
她们左手拉着右手  
走在冬日曲弦的小道上

一些人和我擦肩而过  
再回首似曾相识  
又像是落叶写满人间心事  
倾听大地的阅读  
在人间漫长的时空里沙沙回应  
野鸭与枯荷写意  
身心涂鸭

风中的寒冷和孤独

## 初冬印象

(外一首)

也更懂得温暖，牵挂  
怀念成了这个季节常有的思绪

草尖托着零星的霜露  
像熟睡的爱人  
在初冬的微光中缓缓苏醒  
我眉宇的篱园  
放飞南飞的鸿雁

岁月呢喃

指尖上的乡愁正在越过一条河

逐渐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  
思念的枝条交织成网  
赶着一群白鹅走来  
一帧帧行走在记忆的空山

落叶，枯荷  
眼角的皱纹  
都被岁月的梯田收割  
门口的老梧桐又注入了一些

光阴

时光的水面，就有了羽翼  
窗口的雀儿叼走温暖的笑容  
带着身体的温度做隐息里的

春望

时光做时光的沉淀  
缝补着光阴的衣裳

耿艳菊

淅沥的雨挡不住去老街的热切。

搬家之后，离老街远了，天天忙忙碌碌的，差不多有两个月没去老街。

现在住的地方，空旷偏僻，还在建设中，生活上不是很方便。蔬菜水果的采购任务交给了老书，我每天下班径直回家，手里空落落的，起初很不习惯。

原来每天路过老街，红红绿绿的瓜果蔬菜，顺便拎一点回家，很新鲜，沉浸在热腾腾的烟火气里，尤其觉得自己离生活很近。整个老街散发的都是诱人的食物的味道，更不用每天的吃食发愁。

风在这里，冷天也是可爱的，还没进老街，风就把烤红薯的甜香带到了跟前，温暖地给人一个热情的拥抱。不用看也知道，孙大爷一定站在他的烤红薯炉子前笑眯眯地和来老街的街坊邻居招呼着。他在街口卖烤红薯有五年了，常来老街的人都认识他。他厚道热情，总是一副笑脸，即便初次见面，也让人觉得像认识了很久一样亲切。

孙大爷是旁边炒货店里负责炒栗子的大叔的远房亲戚，他见孙大爷一个人在家乡孤苦伶仃，生活困窘，就想了这个办法来帮他。孙大爷在家乡种了一辈子红薯，烤红薯对他来说，虽不是本行，倒也得心应手。红薯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又甜又糯。农人的朴实和热诚让他很快融入了老街的节奏和生活。时间长了，他反而把他乡当故乡了，生活得自在而适宜。

老街就是这样温暖包容。这里很多都是外来客，不管是来老街买东西的人，还是在老街上经营着小生意的人。然而，一年又一年的风霜雨雪，随着时间的渗透，也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外来客像一棵树苗一样被命运也可以说是机缘和生存的大手种在这片土壤里，慢慢地扎了根，枝繁叶茂，为自己撑起一片天地，也为立足的土地带来一片荫凉。

地，也为立足的土地带来一片荫凉。

从北往南，老街东边的铺子依次是炒货店、豆腐店、烧饼店、百货小店、熟食店、面条店、牛羊肉店、早餐店；靠西边的铺子依次是奶茶店、水果店、蔬菜店、鲜花店、粮油店、五金店、炸鸡店、冷鲜肉店、水产店。南边还有一个小广场，那里聚集着南来北往的摊贩，卖水果、蔬菜、糖葫芦、驴打滚、豌豆糕。

不过百十来米的老街，在这个郊外小镇每天总是最先醒来，也最后归于安静。仿佛这里汇聚着全世界的热闹，也有着山一样的宽厚，海一样的耐心。

即便现在，足不出户，也能吃喝不愁，轻轻一划拉，吃的用的都能送到家。商场超市门可罗雀，但喧嚣热闹的老街一直拥挤喧闹，人们喜欢到老街来，买几个热乎乎烧饼，喝一杯刚磨出的豆浆，买一筐鲜灵的蔬菜……这是任何形式都代替不了的朴素而又神奇的氛围。

虽然下着雨，老街的路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一脚泥一脚水，却没人会在意，大家热情高涨地在街上走着，说笑着，店铺里流连着，买菜买面买鱼买肉。

豆腐店的门前排起了长队，却不见往前挪动。向旁边人打听，豆腐卖完了，店主回豆腐坊拉豆腐去了，得等上半个小时。大家就这样搭着伞披着雨衣在雨里等着，似乎没人着急，也没有怨言。那是大家心里认准了豆腐店，味道是老街的味道，等也值得，愿意等。

每个地方都有一条这样的老街吧，亲切、温暖、朴素、谦卑，甚至还有点脏，有点乱。但老街的布局和样貌像一幅热闹欢乐的风俗画，深深地刻印在了每一个喜欢老街的人的心里，甚至老街上的每一个小细节都栩栩如生。烦闷了，去老街上走走；开心了，去老街转转；孤独了，到老街上看。老街成了寒凉人世里的知己，烟火、热闹，充满了活力和热情。

##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蒋再英(430523197209144325)遗失由湖南省财政事务中心开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证号:№3490564881,金额:3104元,声明作废。

▲蒋再英(430523197209144325)遗失由湖南省财政事务中心开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证号:№4852755867,金额:5097元,声明作废。